尚書孔傳參正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康王之誥

求諸侯之見匡弼○書序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周紀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即位偏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是史公所見康王之誥與顧命各自為篇書名少二字僞孔書序云伏生康王之誥合於顧命書疏云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報告異篇失其義也此孔神遠祖僞傳之言以爲分篇勝於馬鄭釋文於王若曰下云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皮云史公雖從孔安國問故所載多今文說此引書序以康誥別爲篇則史公所受伏生尚書不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蓋伏生傳書二十九篇有康王之誥而無太誓史公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亦當不數太誓其後歐陽夏侯三家併入太誓遂與二十九篇之數不符乃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僞孔序詞不別白因以三家本爲伏本耳史公用今文說以爲康王即位偏告諸侯亦當從王若曰以下分篇與馬鄭同蓋馬以太誓爲僞故用伏生史公舊說仍以康王之誥別於顧命而不數太誓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見於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儒林傳論衡正說篇甚詳無二十八篇之說但史公

所謂二十九篇當分顧命康誥爲二篇數之班固王充所謂二十
九篇在三家增入太誓之後當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數之其
後僞孔書出別撰泰誓三篇不數漢之太誓又當顧命康王之誥
二篇合併之後於是尚書止有二十八篇而僞孔叢子及漢書劉
歆傳臣瓚注遂有今文尙書二十八篇之說矣僞孔雖分顧命康
王之誥爲二而以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屬之康王之誥欲示異
於馬鄭而與史公說亦不合其非伏生尙書之舊斷然也魏晉間
人見僞古文不數大誓又見三家今文已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
乃以合爲一篇者爲伏生今文而以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爲康
王之誥者爲眞古文不知史公傳於伏生者初不合爲一篇馬鄭
古文亦不斷自王出在應門之內也近儒皆知二十八篇之說爲
不然然猶未知二十九篇當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乃以後出之
太誓當之不知太誓之文體近緯書與二十九篇文體不類周紀
白魚羅入王舟中索隱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皆見周書及今文太
誓文選注引周書云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俯取出
涘以祭藝文類聚引尚書中候說亦烏白魚事其文多同太誓然
則大傳史記董仲舒策所引蓋出逸周書及緯候之書後出之太
誓亦取逸周書緯候爲之而三家併入之伏生書中若伏生大傳
所載之文雖與太誓文同其所傳二十九篇實不當有太誓也又
或以爲二十九篇不數太誓當以百篇之序居其一攷漢書儒林
傳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又宋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則
今文書序亦在二十九篇之外是二說皆未爲塙也惟據史公所
引今文書序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以合伏生二十九篇之數
不數太誓與書序則其詞直而二十九篇之數亦足矣先謙案劉

逢祿以顧命康王之誥爲異序同篇與二典同不如皮說之精實

王出在應門之內

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王出在應門之內今文無徵○王出在應門之內者釋宮正門謂之應門郭注以爲朝門王自殯宮出畢門卽路門其內爲內朝亦曰燕朝路門之外應門之內爲治朝是正朝也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四句今文無徵○太保率西方諸侯云云者時畢公爲東伯代周公東方諸侯應序在前以畢公率之官次於太保故入門右也

皆布乘黃朱

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皆布乘黃朱古文也今文作黼黻衣黃朱紼○皆布乘黃朱者廣雅釋詁布列也四馬曰乘詩干旄疏引鄭駁異義云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黼黻衣黃朱紼者白虎通紼冕篇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曰朱紼斯皇室家君王謂天子也又云赤紼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並見衣服之制故遠別之謂黃朱亦赤矣韻伝雖於二知紓緼於黼紱段云此今文也古文布乘黃朱之異文漢書韋孟傳孟諷諫詩黼衣朱黻正用今文黼衣謂畫黼於衣黻同市亦作韍黻膝也假借作紼芾芾朱黻與詩斯干易困卦訓同顏注漢書云畫爲弫文故謂之黻誤矣毛傳於采芑曰朱芾黃朱芾也於斯干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說與今文尚書合

賓稱奉

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賓稱奉圭兼幣三句今文無徵○賓稱奉圭兼幣者賓即諸侯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稱者舉其詞也書疏引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注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持之上言布秉此言奉圭故知是二王之後杞宋是也此外諸侯則當如觀禮所云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大戴朝事篇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不在圭馬璧帛之內○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者曰者釋詞也外臣皆爲天子蕃衛故稱臣衛壤奠者禮記鄭注奠猶獻取其國土所產以獻也書疏引鄭云此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其時諸侯雖衆其長一人釋辭下再拜稽首言皆則此不皆可知曲禮鄭注諸侯春見日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則常禮朝而後享二事不同時並行今朝兼享禮故云不同常禮也

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皆再拜稽首今文與古文同王義嗣德荅拜今文無徵○今文同者白虎通姓名篇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禮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首謂頭也○王義嗣德荅拜者白虎通性情篇義者

宜也時王未嗣位而於義宜繼先王之德既當王位故荅拜也春秋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公羊傳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時成王崩未踰年康王實未之嗣位而於義宜嗣故禮以義起也左襄十四年傳君義嗣也誰敢奸君季札謂諸樊之言也與此經意同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太保暨芮伯二句今文無徵○太保暨芮伯云云者江云公羊僖五年傳獻公揖荀息而進之何注以手通指曰揖此咸進相揖義同引手相招與俱前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曰敢敬告天子二句今文無徵邦當作國

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惟周文武三句今文無徵○惟周文武云云者釋文羑馬云道也說文羑進善也釋言若順也言文武二王大受天命而善順之克撫恤西土以歸王業也馬義未安僞傳所本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惟新陟王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文無徵畢協賞罰今文與古文同○惟新陟王者釋詁假陟登陞也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是赴告之詞稱天子崩爲登假也陟與登假義同故稱成王曰新陟王成王雖是生號此時尚未議及死謚但稱曰新陟王猶後世稱大行

皇帝也畢協賞罰者協和也言有所賞罰皆和協於衆心今文同
者說苑也致理篇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
誅賞不可以謬誅賞謬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
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惡不懼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
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illegible]
[illegible]
○戩定厥功者釋詁戩克也言克定文武之成功用敷遺後人休
者說文敷施也从支尊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illegible]
肆[illegible]經言以施遺後人之
休美許書無休字疑傳寫奪之

今王敬之哉

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今王敬之哉今文無徵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張
皇六師二句今文無徵○張皇六師云云者詩傳皇大也六師六
軍夏官序官云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詩常武整我六師
是也小司徒五師爲軍是師軍人數多寡不同對文異散文通耳
承平日久則武備不修人有玩志而國不可保故太保等首以此
爲言高祖謂文王魯語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稱文王爲高祖
寡命與大雅寡妻康誥寡兄同義文王以百里起克集大命此乃
寡有之命言宜張大六師之聲力以無敗壞我高祖文王寡有之
大命也自此以上馬鄭王本皆內於顧命自王若曰以下爲康王
之誥說見皮云今文亦當爲顧命文續漢禮儀志三公奏尚書顧
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據此則今文說以越七日癸酉以
下皆此一日之事即國不可一日無君之義不得如顧炎武說以狄設黼展綴衣爲異時事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

男衛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王若曰二句今文無徵邦當作國男當作任○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者詩周頌諸疏引鄭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畱之案鄭以不見要服推求其故而為是說江云當周之四月於夏正為春仲要服國遠蓋未至也衛服諸侯往年來朝容有往年國中多故不得以時至而於是來與王鳴盛云周都豐鎬四方道里不均東方侯甸亦遠西方備要反近周禮朝貢之歲不過言其大略不必過泥酒誥亦云侯甸男衛皆約舉之詞耳

惟予一人釗報誥報其戒○惟予一人釗報誥今文無徵○惟予一人釗報誥者曲禮疏云顧命成王殯未踰年稱予一人者熊氏云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也今謂予一人者以麻冕黼裳卿位受顧命從吉故暫稱一人也報者宰夫鄭注復之言報也既稱予一人又稱名者循春秋嗣王在喪則書名之例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昔君文武三句今文無徵○昔君文武云云者江云說文務趣也咎災也言文武大平富天下之民使不趣於咎災為民除害

底至齊○底至齊今文無徵○底至齊者釋文馬讀絕句釋詁底止也釋言齊中也言文武為君之道止於至中

信用昭明于天下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于天下言聖德洽○信用昭明于天下者信誠也文之光於四方武之不失題名皆昭明於天下之證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

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古文也今文二作貳○二作貳者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緫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帝家東鼎銘云保乂帝家夏勤策文云保乂皇家行文稱有竄易皆足爲今古文同之證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用端命于上帝三句今文無徵○用端命于上帝云云者說文端直也直猶當也言皆足以當上帝之命訓與順通言皇天見我周君臣如此用順於其道而以中國盡四方付與之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乃命建侯樹屏二句今文無徵○乃命建侯樹屏者樹立也釋言屏蔽也言武王命封建諸侯樹立爲我周邦之屏蔽在我後之人者王念孫云在謂相顧在也吳語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左襄二十六年傳衛獻公使讓太叔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即此在字之義下文云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亦謂相顧在也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今予一二伯父三句今文無徵○今予一二伯父云云者覲禮天子稱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邦曰叔父異姓曰叔舅釋詁胥相暨與綏安也言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在孫云綏說文作緌夏采以乘車建綏注綏當爲緌釋詁緌繼也綏爾先

公之臣服于先王爲一句言繼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也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言雖汝身在外土爲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厲朝臣此督諸侯○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古文也今文罔作無○今文罔作無耆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居死不忘國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後漢荀或傳或勸操曰雖僰雖於外乃心撫不在王宅皆今文作無之證張醻傳肅宗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引用經文稍有改消

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用奉恤厥若二句今文無徵○用奉恤厥若云云者說文恤收也釋詁若善也言諸臣當一心王室以奉恤收其善猶言奉行善政無遺稚子以羞辱也釋言鞠稺也稺子猶言沖人小子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羣公二句今文無徵○羣公既皆聽命云云者書疏引鄭云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侯亦在焉案三公稱公諸侯亦通稱之又時朝臣皆在亦同趨出故鄭以羣公爲統稱之詞相揖與咸進相揖義同

王釋冕反喪服

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王釋冕反喪服今文與古文同○王釋冕反喪服者書疏引鄭云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案喪服篇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其目首列父其次諸侯爲天子其次君鄭於此補言之今文同者白虎通爵篇引書王釋冕喪服其下文又言釋冕藏銅反喪孫覲[illegible]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明與古文不異也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畢命言畢公見命之書○此梅氏古文之二十三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分上脫公字辨見書序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惠云漢書律厤志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梅賾襲其詞梅云蔡沈曰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詞妄言作豐刑耳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予謂蔡氏又何所據而知之哉此東晉作僞畢命者以豐刑之年月可以欺人而用之耳程云竹書紀年康王十二年夏六月王申王如豐錫畢公命子案周書紀年月者七篇洪範金縢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顯命也洪範紀十有三祀重武王之訪道稱祀而不稱年明武王不敢臣箕子也金縢紀克商二年言天下未定不可無武王此周公所爲顯以身代也惟此二篇紀年餘惟紀月營洛之事大矣成之終康之始尤大而皆不紀年蓋古人之書不屑屑於紀年如此也畢命之作不得大於營洛今書但襲漢志所引之文而不考書例惑矣又云一畢命也書序漢志竹書爲三鄭又以爲有冊命霍侯之事則畢命有四矣洛邑爲周東都成王周公時曰新邑曰東土曰東國洛不聞成周之名其稱成周蓋在平王東遷後何則

成周宗周皆指周天子之居而言[illegible]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洛邑雖曰東都而其時周王未嘗居之則不得曰成周也觀諸序屢以洛邑爲成周則知其出於秦漢之閒明矣使畢命遂篇尚存其眞僞亦當以是辨之而不在其他又其可疑者君陳序曰分正東郊成周此篇序又云成周郊晚書分東郊成周爲二曰成周之眾保釐東郊成周何地東郊又何地邪僞傳一則曰成定東周郊境一則曰安理治正成周東郊詞意愈以齟齬鄭以命霍侯與序不相應爲非豈知後世之書更有甚於此者至漢志之畢命豐刑本非序所云分居里成周郊據顧命成王末年畢公巳領東方諸侯於時東都甚重蓋即以畢公治之不待康王十二年始命疑古書以他事命畢公非爲成周也晚書以其年月合之書序使書序既失其書中之意漢志復喪其豐刑之說又與顧命相刺謬謂可與伏書並行哉

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

於黜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於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惠云竹書紀年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召誥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幾際極云宅洛係大事須告文王廟故言至于豐命畢公何必爾且命君陳畢公果至豐告廟二人當一例而獨畢命云然者蓋因遂書畢命有豐刑二字既不可解故就用其豐字傳會以爲至于豐亦如今伊訓用逸書伊訓方明作乃明耳

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

用成周之民眾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王順其事數告畢公代周公爲

大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梅云父師見微子周稱太師太保無同殷稱父師者顧命昔君文王武王君奭惟時受有殷命哉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梅云左襄十四年傳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詩克定厥家

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慎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梅云洛誥伻來毖殷大誥天亦惟用勤毖我民書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周己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闕云或曰成王七年周公留治洛公薨君陳繼之君陳卒乃命畢公在康王十二年逆數至成王七年已四十有三年非三紀也予按三統厤載周公攝政七年作召誥洛誥此七年在武王崩後成王未立之先故下載成王僅三十年邵子皇極數年始通以此七年繫成王下爲三十七年僞孔似謨讀三統厤之攝政七年以爲在成王三十年内成王七年作召誥洛誥三十年作顧命凡二十四年接以康王十二作畢命正得三十六年故曰既歷三紀若使知攝政在外既逾三紀何難變其文以求合而敢與背馳哉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梅云左襄二十九年傳叔向曰宋之樂其以宋升降乎禮檀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益之損之與時宜

之論語畢善則勸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梅云晉語知伯國曰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忠韋往物事也公羊傳孔父正色而立于朝閻云畢公不得輔四世僞古文誤會國語此條元闕皮補云書疏曰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己爲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也孔疏引晉語爲證似亦可通閻氏以爲誤會國語者案左傳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是畢公爲文王之子太姒之子十人依漢武梁祠象位次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冉季載畢公不在內是畢公爲文王庶子文王以父詢訪於子自因畢公之賢然畢公雖賢要不得爲文王輔相賢如周召孟子云周公相武不云相文召伯甘棠之詩鄭康成以爲在武王時非文王時然則畢公在文王時雖偶詢訪及之究不得如孔傳云輔佐文爲公卿亦不得如孔疏云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爲大臣也故以爲誤會國語

嘉績多于先王子小子垂拱仰成

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爲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梅云左傳予嘉乃績淮南道應訓武王之佐五人許愼注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武王於五者不能一事也然垂拱而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資也惠云愼子曰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閻云漢書薛宣傳馮翊垂拱蒙成後漢清河王慶傳仰侍明主垂拱受成

王曰嗚呼父

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往爲之哉言非周公所爲不敢
枉公往治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
明其爲善病其爲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梅云禮緇衣有國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又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
之淫表記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左文六年傳君子曰並建聖哲樹之風聲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
畏慕 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梅云左文六年傳告之訓典不用過行
弗率而用先謙案表宅里殊井疆卽本史記分居里意 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 郊圻雖舊
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愼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
惟好異 政以仁義爲常辭以體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
風未殄公其念哉 紂以靡靡利口爲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惠云書疏云韓非子紂
使師延作靡靡之樂論語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
悖天道 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梅云孟子仕者世祿禮記隆
禮由禮謂之君子 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 茲殷庶士

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梅云左襄二十七年傳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侉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惡終見上王應麟云雖收二句孟子求放心之說也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順乎○梅云蜀先主戒子惟德義可以服人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程云詩商頌不剛不柔惠云大司徒六德智仁聖義忠和鄭注和不剛不柔僞孔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此宋鄭注而用其義若蔡傳則又郢書而燕說矣梅云多士篇末言爾攸居至康王十二年將四紀不止三紀而已猶以安危係之者僞辭也既言世變風移又言餘風未殄自相矛盾周公面命之詞但言紂之無道自絕於天未嘗言殷庶士無禮蔑義且驕淫矜侉其亡無日周公前此何故與言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哉周公當時以夏之佞民比之四紀之後猶以不由古訓而謂之頑民何邪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

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闕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三君合心爲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惠云荀子臣道篇澤被生民班彪王命論流澤加於生民先謙案王命畢公而與周公等並稱曰后不合**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惠云竹書紀年成王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論語被髮左衽**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於後世○梅云漢書建不拔之基詩令聞不已**子孫訓其成式惟乂**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人之爲政無日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罔曰民寡惟愼厥事**無日民少不足治也惟在愼其政事無敢輕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君牙命以其名遂以名篇○此梅氏古文之二十四禮緇衣引作君雅鄭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尙書

篇名也釋文君牙或作君雅是古文亦有作雅者緇衣篇則據今文作雅

王若曰嗚呼君牙

順其事而數稱其名而命之

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梅云盤庚乃祖乃父金滕昔公勤勞王家洛誥惟王有成績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惠云周書嘗麥解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常大常今作大帝乃知梅賾所據逸周書猶是善本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

正一作王

克左右亂四方

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己無所能○梅云詩惟予小子顧命嗣守文武大訓其能而亂四方文侯之命亦惟先正克左右惠云漢書谷永傳永疏引經云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詞也此誤記文侯之命爲君牙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言祖業之大己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梅云易履虎尾詩如履薄冰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

今命汝爲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梅云予翼見皋陶謨及周書周語太子晉曰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

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梅云左襄十四年傳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纂乃祖考無忝乃舊

堯典敬敷五教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梅云論語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怨歎咨嗟言心無中也○梅云緇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鄭注資當為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梅云緇衣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梅云老子圖難於其易漢書蕭何傳民以寧一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 歎文王所謀大顯明○惠云孟子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丕承哉武王烈 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說見上

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說見上

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 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梅云詩敬明其德

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言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 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則民亂

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言當循汝

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梅云文侯之命用會紹乃辟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冏命以冏見命名篇○此梅氏古文之二十五周紀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漢書人表伯羿列上中第四等顏注穆王太僕也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尚書大傳冏命爲羿命是今文作羿說文羿下云从夰臦周書曰伯羿是許所據古文亦作羿矣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與史記申誡太僕以國政異閻云周禮太馭中大夫掌馭玉路以祀其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皆馭王車太馭爲最尊又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其佐有小臣祭僕御僕隸僕此等官以僕名無預馭車之事太僕所重在正服位出入大命與大馭不相涉也僞書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似太僕所掌與書序合其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又云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則官高職親與王同車又似大馭非太僕所可當僞孔蓋誤合周官兩職爲一其書序傳云太僕長大御中大夫其自吐供招也漢百官表太僕秦官應劭注周穆王所置蓋大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豈非僞經僞傳之所從出哉又云漢表太僕掌輿馬以太僕專司出政蓋自秦失之秦官制多不師古因無足異獨異周穆王朝命其臣爲太僕不本周官而旁侵

大馭職掌下同秦制僞可笑耳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

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

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言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惠云祭義必有怵惕之心七發惕惕怵怵臥不得瞑梅云秦誓則罔所愆閻云孔疏厲謂危也鄭易稱夕惕若厲之義也予謂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句厲无咎句證以下文言雖危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三代以上人必不誤讀厲字連上如王輔嗣輩可知或問誤果自輔嗣輩乎予曰張竦爲陳崇草奏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淮南人間訓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誤已見於此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惠云中庸聰明聖知詩人之齊聖

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

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梅云賢子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梅云盤庚罔有不欽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梅云詩何用不臧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惟我一人無善實侍

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己○梅云禮記引太誓曰惟予小子無良顧命惟予一人釗報誥孟子左右前後皆薛居州也又見上賈子太傅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侍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梅云孟子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欲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僞懋乃后德交修不逮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疏皆當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梅云楚語引衞武公曰朝夕以交戒我史老引武丁曰交修予無予弃也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愼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梅云皐陶謨巧言令色論語友便辟立政庶常吉士又云其惟吉士閻云唐永湻元年魏元同上言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命曰愼簡乃僚此自擇下吏之言也大僕正特中大夫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可知故大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也竟以僭古文為員周官制不知爵祿予奪生殺廢置八者人君馭世之大柄冢宰勿敢專告王以施之而已至內史第掌其副貳為考其當否以將就匡救之於辟除僚屬無與而司徒所掌之興賢則謂其賓興司馬所掌之詔事則謂其以能皆無關辟屬不知元同所讀是何周禮也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

謂聖○梅云詩具曰予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諛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於憸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梅云立政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惠云耳目見皋陶謨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人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時瘝厥官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梅云越尹人祗辟又曰惟民自速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數而勑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呂刑 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書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周紀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引書末云命曰甫刑明古文作呂今文作甫云作修刑辟者史記匈奴傳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辟法也修刑之辟猶言甫刑之辟也大傳云甫刑可以觀誡鹽鐵論詔聖篇御史曰故姦萌而甫刑作皆今文作甫之證漢書刑法志作甫侯而人表作呂侯匈奴傳作呂刑蓋後人妄改馬鄭古文書序列費誓後今文不可攷呂作甫者書疏云揚之水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然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猶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案詩崧高傳堯時姜氏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則甫侯四岳之後周語胙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則呂是其氏甫是其國今文作甫爲長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 言呂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卽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惟呂命王享國百年古文也今文呂作甫享當作饗耄荒今文與古文同耄一作眊古文一作旄○

惟呂命王者孫星衍皮錫瑞皆如此讀今從之書序呂命穆王史記甫侯言于王是今古文讀同禮緇衣鄭注傳說作書以命高宗同此義也史記集解引鄭云書說周穆王以甫侯爲相所引書說書緯刑德放文書疏引鄭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鄭注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呂侯於六卿爲司寇於三公爲司空公也論衡非韓篇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世始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與史記匈奴傳證合上引見○享國百年者論衡氣壽篇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並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此用今文侚書無逸甫刑也以連老子召公言之故云傳稱案周紀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周穆王立五十五年崩以百年爲壽數與王允說異史記此文與無逸高宗饗國五十五年之文豈參用古文說抑後人改之與享當作饗者石經毋劮與史記載毋佚文享國字皆作饗此亦當同○耄荒者樂記鄭注同釋文耄本亦作蘉段云此說文蔓字之謂今文同者楊雄廷尉箴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訓天周以皐基訓與順通謂順天道以制刑也又法言云周穆王少不好學壬於耄長據此今文亦作耄荒耄一作眊者漢書刑法志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古眊耄通用武紀哀夫老眊平紀眊悼之人彭宣傳年齒老眊皆以眊爲耄是其證說文眊目少精也周書耄字如此僩殘誠訓疏[illegible]許所據不知何本而與今文相合古文一作旄者大司寇鄭注引書作旄荒隸古定本同孫云詩傳流治也言耄而治事先謙案論衡云始亂終治也

度作

刑以詰四方

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度作刑以詰四方刑一作詳刑今文度作度時○度作刑以詰四方者度量度也釋文度馬如字云法度也似非一作詳刑者大宰鄭注引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大司寇注引同疏云量度詳審之刑也詰者大宰刑典以詰邦國注以詰為禁大司寇佐王刑邦國詰四方注以詰為謹布憲以詰四方邦國注同謹亦禁意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費誓說文作粊誓史記作肸大傳作鮮句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以誥四方惠棟謂連鮮度為句江聲孫星衍俱從之非也誥亦詰之字誤諸書無作誥之本今文度作度時者漢書刑法志云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後漢紀崔寔論世事云昔盤庚遷都以易殷民之弊周穆改刑以正天下之失正度時作刑之義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

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今文無徵延及于平民今文與古文同僞傳蚩尤用馬說○王曰若古有訓云云者若詞也言古有道訓如此蚩尤惟始作亂者釋文引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書疏引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案史記五帝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又曰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楚語昔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與蚩尤在神農末不同故鄭與馬異也延及於平民者釋詁延引也延及謂連引相及平民即齊民詩箋平齊等

也今文同者後漢和帝紀貪苛慘毒延及平民是其證

罔不寇賊鴞義姦宄奪攘矯虔

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爲鴞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罔不寇賊鴞義姦宄奪攘矯虔古文也今文鴞作消奪作敓矯作撟○罔不寇賊鴞義姦宄者釋文引馬云鴞輕也書疏引鄭云盜賊狀如鴞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王念孫云古俄義同聲或訓義爲仁義字非也鴞者冒沒輕儳義者傾邪反側也說文俄行頃也詩箋俄頃貌廣雅釋詁俄衺也古書義字多作不善解引詳多方立政兩義民下司刑疏引姦宄作姦軌併引鄭注益鄭本一作軌鴞作消者潛夫論述赦篇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人之惡其民乃並爲敵暨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爲之父母故得一赦是今文鴞義作消義孫云廣雅釋詁消臧也消義姦軌或解爲藏義善而于軌法也奪作敓矯作撟者大傳云降畔寇賊劫略敓攘矯虔者其刑死明今文作敓漢書武紀元狩六年詔曰撟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孟康注虔固也撟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向書曰敓攘撟虔韋昭注凡稱詐曰撟強取曰虔據孟引則矯當作撟大傳作矯益蔑人改之方言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爲虔盻[illegible]鬻鰥[illegible]敫歜御蔽薉司刑疏引鄭云有因而盜曰攘撟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亦从手作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古文也今文弗用靈作匪用命○匪用命者禮

緇衣引甫刑云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鄭注甫刑尙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疏引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氏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來又在朝舜時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段云注墨子尙同篇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案墨子云呂刑古文也緇衣云甫刑令文也靈練雙聲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僞孔同緇衣作命者古靈令通用皆訓善令之爲命字之岐誤也折制古通用皮云楊雄廷尉箴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於苗民夏氏不盜雄蓋用今文說以爲作淫刑之苗民卽是蚩尤夏氏不盜蓋謂夏后氏以苗民作淫刑爲之不盜乃制贖刑易之書序訓夏贖刑謂穆王順夏后贖刑之義以制罰也論衡以苗民之刑爲蚩尤之刑民與胥漸爲蚩尤之民亦與雖義同蓋今文說以蚩尤苗民爲一非如鄭義以爲苗民效蚩尤然則緇衣所云苗民匪用命卽史記云蚩尤不用帝命也古謂天爲帝趙岐注孟子引帝淸問下民以帝

爲天不用帝命蓋謂不用天命令文作匪用命以其義亦當如是不
必傳合古文靈字以命爲令之誤如段說也鄭以命爲政令亦古
文說與今文不同論語魯讀折爲制魯論是今文此今文作制古
文作折之證故緇衣引甫刑作制墨子引呂刑作折也鄭解苗民
爲穆王惡之而謂之民亦非古義○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聖王生
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
下極其爲民先後鄭注周禮皆有九皇六十四民之文賈疏云並
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然則民乃上古之君名非謂無仁道也如鄭
言詩言民之初生厥初生民豈亦惡之而謂之民乎俞樾云禮坊
記先民有言鄭注先民謂上古之君也三苗之君謂之苗民正合
先民之義鄭於此曲爲之說非也召誥相古先民有夏豈亦惡之
與先謙案皮俞說是鄭云命爲令誤是也苗之時其民弗用令者
制御之以嚴刑文義大順
靈令通用故令又作靈矣
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
三苗之
主頑凶
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
加無辜故曰五虐○殺戮無辜今文無徵爰始淫爲劓刵椓黥古
文也今文作臏宮割劓頭庶剠○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
者管子內業篇注淫進貌也又云淫淫增進貌淫乃增進之義殺
殺五刑之一其不殺者始爲劓刵椓黥四刑此苗民制刑之次第
也蓋苗民嗜殺其後變而從輕乃增有劓刵椓黥四刑耳書疏引
鄭云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讀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
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臯陶之爲王鳴盛云下文墨劓剕宮大辟
五刑椓鄭堯典司刑等注謂虞夏及周皆用之苗民之刑略與之
同但臯陶用當其罪而民不犯苗民用罰深刻特異於臯陶耳非

謂臬陶竟不用刑也說文斀去陰之刑也从支蜀聲周書曰刖劓斀黥段云此皆先刖後劓正義卷二引鄭本劓刖劓剢則先劓後刑與僞孔同鄭本刖作剢說文斀从支不从刀爲異劓今本作椓衞包所改開寶併釋文改之今文作臏宮割劓頭庶剢者虞書疏云夏侯毆陽等書劓刖劓黥云臏宮劓割頭庶剢王引之云宮劓割當作宮割劓御覽刑法部宮割下引尚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此引訓釋甫刑之詞葢宮割皆淫刑割在宮下故書緯隨宮字解之若在剢下則與宮字不屬不得如此訓釋矣白虎通說五刑曰割宮在其中刑者也割宮當爲宮割亦本甫刑也其下文曰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斀都二畐𥎊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先宮後割亦依甫世宮割之文而解之也列女傳貞顛篇士庶人外淫者割割文王也子鄭注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剕割人體也又曰宮割淫刑割又孝經注科條三于謂劓墨宮割臏大辟男女不以禮交者宮闕皆本甫刑也或曰安知經文不作劓宮割乎曰不然大傳曰決命梁驗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之革輿服䩛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亦卽依甫刑臏宮割劓者文爲先後之次是臏字在宮割上劓字在宮割下大傳不言割者言宮可以統割故甫刑前言宮割後則但言宮辟宮罰也王氏尙書後案云臏宮劓割頭庶剢者臏卽𣂶割頭卽大辟庶剢卽墨庶煮也秋官庶氏以藥物熏攻毒蠱故以名官彼注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黥黥也先割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領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剢也案王氏不知割在宮下誤以割頭二字連讀其說庶義尤窮鑿考御覽刑法部黥下引尚書刑德放曰

涿鹿者笮人顙也黥者馬羇笮人面也又引鄭注曰涿鹿黥皆先以刀笮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然則墨刑在面謂之黥在額謂之涿鹿涿古讀若獨涿鹿顯顛字也頭庶剠卽涿鹿黥頭涿古同聲庶卽鹿之譌耳先謙案王說是夏侯歐陽等書之臏宮割劓頭庶剠卽說文之刖劓斀黥也臏卽刖宮割卽斀頭庶剠卽黥劓則今古文同與上之殺戮合爲五刑若以割頭爲大辟則與殺戮複矣康誥劓刵人刵是刖誤今古文皆當作刖竊此經據說文刵作刖方與夏侯等書之臏今古文兩相證合自不應別有作刵之本書疏引鄭注有刵斷耳之語豈鄭有異本抑後人竄改之與

越茲麗刑幷制罔差有辭

苗民於此施刑幷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越茲麗刑幷制罔差有辭今文無徵○越茲麗刑幷制罔差有辭者詩正月疏引鄭云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于此施刑幷制其無罪者案越同粵粵于茲此並釋詁文麗施廣雅釋詁文言於此施刑幷爲定制雖有情辭可解免者亦罔有差滅言刻深至極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爲亂棼棼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民興胥漸古文也今文胥作犯泯泯棼棼今文作涵涵紛紛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今文無徵○民興胥漸者猶言民起相詐王引之云漸詐也言小民方興相爲詐欺故下文云罔中于信也莊子胠篋篇知詐漸毒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盜而漸議兵篇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皆其證今文胥作犯者大傳唐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犯漸者亦言興詐以犯上也○

泯泯棼棼者段云泯徐音民案韓詩載芟民民其麃常武民民翼翼云民民眾貌徐音所本棼棼亂貌左傳治絲而棼之周書祭公解汝無泯泯芬芬與此棼同湎湎紛紛者漢書敘傳風流民化湎湎紛紛論衡寒溫篇前世用刑者蚩尤亾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紛紛亡秦之民赤衣比肩是以苗民即蚩尤也○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者俞繼云釋詞于猶越也越猶與也罔中于信無中與信也中忠字通大司樂中和祇庸孝友鄭注中猶忠也此中字亦當爲忠言三苗之民無忠信也案詩傳覆反也詛詛祝盟誓盟人無忠信雖詛盟不足恃未有不反覆者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三苗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發聞惟乃腥臭○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古文也今文作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今文無徵○今文云者論衡變動篇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亦以苗民爲蚩尤無虐威二字蓋今文本無僇戮同古文作方者今文多作旁方旁皆溥徧意天帝與上義同釋詁監視也上帝監視苗民罔有馨香之德上聞惟刑之發聞腥蔑耳酒誥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是此經罔有馨香德之所本諸家訓德爲升非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帝堯也哀矜眾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爲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古文也今文無皇字報虐以威遏絕苗民今文與古文同以一作用無世在下

今文無徵○今文無皇字者困學紀聞云皇帝始見於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帝清問下民無皇字案王氏未知有皇字者古文無皇字者今文也此皇帝當同趙注謂帝爲天此經今文說亦當訓帝作天以爲天絕蚩尤矣報虐以威者漢書敘傳述酷吏云報虐以威殃亦凶終顛注尚書呂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言哀閔不辜之人横被殺戮乃報答爲虐者以威而誅絕也以一作用者論衡譴告篇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段云此今文說也謂蚩尤報虐用威而皇帝哀矜之也皮云以與用同義故今文亦作用益以此承庶僇不辜言之用惡報惡卽淫刑之事非謂帝報淫刑之虐以誅絕之威也敘傳意亦當然報虐以威指酷吏之虐威殃亦凶終言其後受殃之事顛注蓋非班旨用惡報惡乃苗民之事王充以爲周繆王任刑者論衡非韓篇繆王任蚩尤之刑今文說以爲苗民卽蚩尤故以爲苗民之刑卽周繆王所任之刑也先謙案趙注訓帝爲天則報虐以威乃謂天降誅絕之威以報苗民虐待庶僇之罪非用惡報惡之謂也今文說各家不同就趙注推之似較王說爲長遏絕苗民者衆經音義引倉頡篇云遏遮也言遮絕竄滅之也今文同者揚雄梁州牧箴云帝有桀紂涵沈顛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績皮云此文雖同然借用苗民爲梁州之苗借古時遏絕苗民以言桀紂時梁州聲教中絕非今文本義無世在下者言不令嗣世在下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重卽羲黎卽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乃命重黎三句今文無徵○乃命重黎云云者重黎顓

項時司天地官名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潛夫論志姓氏篇引其文張衡應閒云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卽次則重黎之為也春秋文燿鉤云高辛受命重黎說天文以重黎為高辛時人韋昭國語注顓頊高辛氏作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也此卽據春秋緯以重黎為顓頊高辛兩朝人法言重黎篇羲近重和近黎是今文說不以重黎為羲和也罔有降格者絕其相通之道無有升降格同假釋詁升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羣后之逮在下三句今文無徵○羣后之逮在下云云者釋言逮遏也周禮禁殺戮掌遏訟者先鄭注遏止獄訟者也釋詁棐輔也明明義與堯典同言顓頊時諸侯遏止在下之獄訟皆顯明其明德之人輔行常典故雖鰥寡無有掩蓋不俾者墨子尚賢中引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下德威維威上江聲據以移易經文又據書疏引鄭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

項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是鄭本降格下卽接皇帝清問云云與墨子合訓肆爲陳明明爲察讀裴爲匪言堯當除有苗之刑先審問下民皆有辭說訟有苗之罪且曰羣后之所陳在下明其言之有徵也帝明察匪常周悉民隱鰥寡之人無有掩蓋不上達者段云果爾釋文正義不應無一字道及正義欒括鄭注之語不應拘泥且墨子据摭不同又不應據子改經也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皇帝清問下民古文也今文無皇字鰥寡有辭於苗今文無徵○皇帝清問下民云云者釋文清問馬云清訊書疏云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是也據表記皇帝謂舜今文無皇字者趙岐孟子注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謂帝爲天云天不能問民今本注[illegible]增皇字[illegible]訢樹謚[illegible]此今文甫刑無皇字墨子引呂刑皇帝清問下民此古文呂刑有皇字魏志鍾繇傳繇上肉刑疏引書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用古文也辭者怨痛之詞墨子于作有苗下有曰字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今古文畏作威○今文畏作威者禮表記引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云甫刑則今文也古文作威者墨子引呂刑二句惟作維畏作威云呂刑則古文也段云威改畏者皆唐以前不通訓詁者所爲與皋陶謨明畏明威正同表記釋文惟威讀者亦依尙書音畏則知不始於衛包也先讓案據上引書甫刑作惟呂刑作維是今古文惟維不定與子禹貢說證合表記鄭注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

則人皆尊之言得人也案以尊訓明者史記高帝紀云吾能尊顯之尊則顯即明也故顯明爲尊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

伯夷下典禮敎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敎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今文無徵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古文也今文典下一有禮字惟一作以古文折一作悊名作命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今文無徵○乃命三后恤功于民者墨子引呂刑命作名名命字通釋詁后君也古諸侯皆有君后之稱三后伯夷禹稷說文恤收也恤功于民猶言收功于民○古文折作悊者釋文折馬鄭王皆音悊馬云智也段云此謂馬鄭王本字作折而讀爲悊又單皋馬說以著其義也案墨子引書作哲民惟刑馬鄭用墨子義也言伯夷下典禮以爲敎所以開明民心者兼用刑也今文典下有禮字惟作以者大傳云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纂之其敎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纂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陳云此引書歐陽本也皋陶謨以有典有禮並舉此有禮字於義尤傳伏生於甫刑傳慶言禮曰吳越之俗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敎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又曰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蓋以經文本有禮字故詳言之皮云世本伯夷作五刑是伯夷有作刑之事伯夷典禮而兼作刑所謂出於禮者人於刑也白虎通王者不臣箴以伯夷爲老臣則伯夷作刑蓋在皋陶之先甫刑所以言伯夷不及皋陶也漢書刑法志書云伯夷

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顏注悊知也言
伯夷下禮法以導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段云悊當作折班意
以制止罰折止同大傳說淺人用馬鄭本改折作悊小顏又取馬
鄭說注之殊失班意先讀案段說是也潛夫論氏姓篇伯夷爲堯
典禮折民惟刑亦作折班引書難無禮字其說云制禮以止刑亦
謂典即典禮也○主名山川者釋水云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
所名也江云立山川之主命山川之名禹貢奠高山大川馬注以
爲定其差秩紀禮所祀是謂立山川之神主而修祀禮也名作命
者潛夫論五德志篇主平水土命山川是王待所見今文名作命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者降與伯夷降典之降同義大戴五帝德
篇使后稷播種務勸嘉穀文選藉田賦注引
倉頡篇云殖種也嘉穀詩云貽我來年是也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三后成功惟殷
于民今文與古文同○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者兪權云殷有正義
殷于民謂正于民也墨子引書作假假格字通格亦正也今文同
者後漢楊賜傳賜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焉蓋各之也
李注各耽也蔡邕司空臨晉侯楊公碑亦引賜言楊氏世習歐陽
尙書蓋歐陽說也進南人闕謂云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
三后舉禹稷
契亦無皋陶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言伯夷道民典禮歐
之以法皋陶作士制
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僞古文也今文士作爰中作衷以教祇德今文與古文同○士作
爰中作衷者後漢梁執傳執對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
曰刑法不衷則人無所唇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王嗚

盛云僞孔釋士爲皐陶以此篇言刑事而皐陶不見疑其不備遂安改以就其說非也俞樾云此與上文一氣相屬制百姓于刑之中即所以正于民也僞孔改爰爲士則與三后無涉惟殷句遂若結上之詞而不知爲上下承接之語此經士制之當爲爰制以文勢求之實無可疑下文又云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可知此釋不及皐陶僞孔之誤顯然矣百姓請民○以敎祗德者民服敎則莫不敬德大傳云夏后氏主敎以忠又日周人之敎以文讀叚二人句之言勦顧文中言上敎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白虎通三敎篇王者設三敎者何承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敎以相指授夏人之王敎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敎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敎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三者如順循壞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敎所以三者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敎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敎故忠爲人敎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敎也敎者何請也敎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樸不敎不成故尚書日以敎祗德案白虎通正本大傳爲說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穆穆在上四句今文無徵○穆穆在上云云者釋訓穆穆美也廣雅釋訓灼灼明也言堯舜在上有穆穆之美三后在下有明明之德其政化彰灼於四方當世之民無不思勤其德惟思也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

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故乃明于刑之中二句今文無微中當作衷○中作衷者以上文推之當然下同不復出釋詁率循也彝常也說文棐輔也言人皆明於用刑之中非以爲虐也循之以治於民輔行彝常之敎而已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典獄非訖于威二句今文無徵○典獄非訖于威云云者釋詁訖止也言其時典主刑獄者非止于威而麼去刑罰惟止於富而禁絕貨賄故獄事無不得其平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古文也今文罔上有而字身作躬○今文云云者禮表記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甫刑是今文鄭注忌之言戒也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在于身也王引之云擇讀爲斁洪範彝倫攸斁彝注訓盩爲斁說文釋敗也引商書曰彝倫攸釋釋斁擇古音並同徵忌罔有擇言在身言必敬必戒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表記作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而汝也言女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太元元挩云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顯則無敗無敗故久也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法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進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然則邪哆之言謂之擇言故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蔡邕司空楊公碑云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擇言與失行並言蓋訓擇爲敗也此又一證矣先謙案王說是楊蔡皆用今文家說蔡引作躬與表記合亦今文作躬之證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凡明於刑

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爲大命配享天意在於天下○惟克天德三句今文無徵○天惟克天德云云者說文克肩也詩敬止傳仔肩克也箋仔肩任也元大也書疏引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洪範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五行傳以皇極配五事爲六鄭注五事象五行則皇極象天也然則皇極即天德也建極則能肩任天德矣五福一曰壽五曰考終命能建極則能斂是五福延期長久永配天命而享上天之祿於下矣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王曰嗟四句今文無徵○王曰嗟云云者左襄十四年傳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言今四方主政典獄之諸侯作天之司牧者非爾乎言當承天意以撫民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今爾何監今文無徵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古文也今文迪上有不字○今爾何監云云者言今爾將何所監視而取法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乎迪上有不字者禮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云甫刑今文也鄭注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先謙案記言政教不行不成刑罰不足恥而引播刑之不迪爲證則不字非衍當讀非時伯夷句播刑之不迪句言今爾何所監視若非是伯夷之爲則布刑之不道矣蓋今文義如此鄭依古文爲注非其指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其今爾何懲二句今文無徵○其今爾何懲云

云者其語詞表記[illegible][illegible]懲創艾也麗之言附也匪察于獄之麗與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句例同言今爾何所懲艾以免咎惟是苗民不詳察於刑獄之所附麗語意直注下乃絕厥世言此所宜懲戒也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爲亂○罔擇吉人二句今文無徵中當作衷○罔擇吉人云云者吉善也言苗民不選擇善人俾審觀於五刑之適中惟時庶威奪貨下屬**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爲故下咎罪謂誅之○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今文無徵上帝不蠲降咎于苗今文當與古文同○斷制五刑云云者承上文言惟是衆作威奪貨之人使斷制五刑以亂罰無罪上帝不蠲云云者書蔽引鄭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下禍誅之詩傳蠲絜也上帝不潔其所爲故罪有苗即上文云報虐以威也崔寔諫議大決儆虐及于天慢德不蠲用此經義此今文同之證**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其世申言之爲至戒○苗民無辭于罰二句今文無徵○苗民無辭于罰者言無說以自解於天罰也乃絕厥世者即上文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以念伯夷爲法苗民爲戒○王曰嗚呼念之哉今文無徵**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

伯父伯兄三句今文無徵○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者呼族姓諸人深戒之時穆王百數十歲子孫輩行甚衆故云幼子童孫童當作僮說文未冠之稱庶有格命者書疏引鄭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案釋詁格登陞也謂登於天命猶上文云自作元命也**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今爾罔不由慰曰勤二句今文無徵○今爾罔不由慰曰勤云云者曰阮刊注疏本作日釋文日人實反一音曰猶臬陶謨思曰贊贊襄哉曰一作日也江孫皆以作曰爲是今從之詩傳由用也慰安也或與有同義釋詁勤勞也言任職非勤事不可今爾無不用安逸而自云勤勞爾又無有以不勤爲戒者則事何由得舉乎**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一日所行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在人所行○天齊于民俾我一日古文也今文作乎俾作假非終惟終在人今文無徵○天齊于民俾我一日者釋文天齊于民絕句馬云齊中也俾我絕句俾馬本作矜矜哀也孫云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必矜哀其一日之命于作乎俾作假者後漢楊賜傳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李注我君也天意欲整齊乎人必假於君也段云此今文也賜通尚書桓君章句即歐陽尚書宋吳棫書裨傳致異引假我一曰王應麟藝文志攷引天齊乎人假黔[illegible]我一日與漢書同非終惟終在人者言天同此視人其使有一日之命非考終與惟考

終與實在乎人言敬刑成德則邀天之眷而永年也上文云庶有格命此終其說江云假讀爲天假之年之假終謂考終命也據賜有引書意則非終者謂不邀天眷而短折不終惟終者謂邀天眷而考終也天中乎人而假我一日之命其有修短實在乎人之能敬德與否耳下文即承之以爾尚敬逆天命則可知此經義然矣先謙案江說釋經甚明而非賜意賜言天符乎人感應甚速其引天齊乎人即天與人符之之謂假我一日即未形顏色推移變度之意言天之昭假於我在一日之間耳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爾尚敬逆天命今文逆作迎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今文無徵雖休勿休今文與古文同○今文逆作迎者以禹貢諸篇例之當然說文奉承也釋詁休息也言爾庶幾敬迎天命以承我一人之教戒雖可畏亦勿畏懼雖可休亦勿休息今文同者漢書宣紀五鳳三年詔曰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祗事不怠祗事不怠申勿休意外戚傳成帝報許皇后書引同僞傳訓休爲美非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今文與古文同兆一作萬其寧惟永今文無徵○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者三德洪範正直剛克柔克是也言敬五刑之中以成三德之美今文同者漢書外戚傳後漢陳寵傳魏志陳羣傳書緯刑德放引並同江聲於此經增祗事不怠四字以惟敬五

行爲衍文非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白虎通號篇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爾詩皇矣傳慶善也內則鄭注萬億曰兆言一人有善則眾民特賴之也今文同者禮緇衣孝經天子篇說苑君道篇引甫刑如此漢書賈誼傳引書日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荀子君子篇左襄十三年傳引同蔡邕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魏志王朗傳朗上疏曰易稱敎法書著辭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兆一作萬者大戴保傳篇維南主衡訓引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漢書刑法志後漢安帝紀同張衛東逖誥云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益三家異文左傳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對文異散文通〇其盜惟永者左襄十三年傳引書同釋詁盜靜也言盜靜可致久長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〇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古文也今文邦作國爾作汝〇邦作國爾作汝者周紀作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凡古文作邦今文多作國墨子尚賢下引書亦作有國有土釋文吁馬作于于於也墨子作於於音烏歎詞于訓於有兩義詞助衣魚切歎詞哀都切今音如此分別有邦有土者有國識外諸侯有土識內有采地者也王鳴盛據汲古本史記土作士云周禮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士謂主斷刑之官或謂歸于圖主鄭以古士字有作土者故復以圜土釋之詩周頌保有厥土作士世本作篇云相士作乘馬郇相土也漢隸字土士不別案作士於義亦通告爾祥刑者祥當爲詳漢書敘傳威實輔德刑亦助敎季世不詳背本爭末顏注不詳謂不盡用刑之理用書呂刑日告爾詳刑後漢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十三

年制曰詳刑察冤存恤孤寡劉愷傳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李注尚書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鄭注詳審察之也文選王粲從軍詩司典告詳刑太宰大司寇注皆引度作詳刑而正義皆云詳審是今古文並作詳不作祥段云僞孔蓋亦作詳而讀爲祥後徑改作祥如鳥讀爲島後徑改作島也史記作祥亦後人所改墨子作告汝訟刑段云訟刑公刑也古訟公通俞樾云祥古通作常言告爾常刑也左襄十四年傳周有常刑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在今五句今文與古文同及作宜書疏引王肅云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肅傳合史記爲說而僞傳與之同此又僞傳出書之一證也〇在今者言當今爲急務也據潛夫論引當斷句墨子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偎抎秸堤詁敃騰紜詞僻諫吉何敬不刑何度不吉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案而汝也祥詰度謀也言何謀度之不及乎釋文度馬云造謀也今文同者潛夫論本政篇是故將致太平皆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在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及作宜者周紀作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度居故訓字及作宜者段云此今文尚書之驗異非以宜訓及也先謙案言擇人而敬刑則處事無不得宜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〇兩造具備師聽

五辭今文與古文同造一作遭○兩造具備師聽五辭者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鄭注造至也使訟者兩至詩節南山傳具俱也師士師小宰鄭注聽平治也兩至俱備其情實士師平治其訟辭言五辭者入于五刑各有辭也今文同者周紀如此造一作遭者徐廣注如此段云作遭者今文尚書也以大誥造天役王莽作遭證之史記本作遭後人用古文改爲造而徐中散不憭先謙宗段說固是然三家文多異未必無作造之本與古文同者宜兩存皮云今文作遭蓋叚借爲曹說文曹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㯥治事者徐鍇云以言辭治獄者故从曰然則兩遭蓋即獄之兩曹漢人謂官名爲曹當本於今文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周紀作五辭簡信正于五刑孚信故訓字江云王制鄭注簡誠也五辭誠實信有罪乃正之於五刑定其獄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周紀如此五刑不簡者有所傷害而附於罪意實無他是所犯非其誠故云不簡堯典金作贖刑馬注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五罰同也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不服不應罰也正于五過從赦免○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周紀如此王鳴盛云五過即下文五過之疵也五罰不服則其人必有所恃欲挾私倖免故不服宜察其是五過否如非五過然後赦之如是五過必正其罰言此則人之挾私以倖免於五刑者亦必正於五過可知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

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五過之疵六句古文也，今文作五過之疵官獄內獄，古文來或作求。○五過之疵云云者，釋詁：疵，病也。官謂挾威勢，反訓如孟子惡聲至必反之之反，謂報恩怨；內謂從中制；貨謂行賂；來謂謁請。今文作五過之疵官獄內獄者，史記如此。孫云：官獄內獄者，舉其亞也。官獄謂貴官之獄，內獄謂中貴之獄，或畏高明，或投鼠忌器也。先謙案：言此二獄，五過尤甚。古文來作求者，釋文：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說文：賕，以貨物枉法相謝也。孫云：上文有貨，此又云求者，蓋貨為勒索貨賄，賕則以財干請也。惠云：漢律有受賕之條，即此經惟貨也；有聽請，即此經惟求也。**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古文也，今文克作核，一作閱。實其罪，惟鈞其過。○其罪惟均者，史記集解引馬云：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案此嚴枉法之律也。其審克之者，江云：克，任也。聽獄之事，其詳審任之。今文克作核者，漢書刑法志元帝詔曰：書不云乎，其審核之。下兩克字當同。段云：蓋古文作克，今文作核也。克當為核之段借，僞孔訓能，非。孫云：核又通覈，說文：覈，實也，考事，西笮邀遮其辭，得實曰覈。一作閱實其罪惟鈞其過者，周紀如此，言簡閱實有枉法之罪，則與所犯者之過相等。禮投壺鄭注：鈞，等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五刑之疑有赦三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五刑之疑有赦云云者，五刑五罰之疑皆有赦也。書疏引鄭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曰：凡執禁以齊眾者不赦過。案鄭

引王制文執禁齊眾謂有司所以禁民爲非五過之疵枉法亂政不可赦

簡孚有眾惟貌有稽

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簡孚有眾惟貌有稽僞古文也今文貌作訊古文作緇○簡孚有眾者簡誠也貌作訊者周紀云簡信有眾惟訊有稽孚信故訓字詩傳訊問也孫云廣雅釋詁貌治也故史記作訊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蓋欲其誠信有眾必用三訊之法與官民共治之也貌或藐省文先謙案據僞孔傳則僞古文作貌甚明小辛先鄭注稽猶計也合也言欲誠信有眾惟訊治之下眾議皆合則無不允當矣古文貌作緇者說文緇旄絲也从糸茁聲周書惟緇有稽也蓋璧書如此隸古定本同知唐初尚相承作緇不以僞孔爲然也旄絲牛尾絲也惟言之則爲微細之義故說文次細字纖字後言必詳細稽合於眾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具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古文也令文聽作疑○無簡不聽者與王制文同鄭注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聽作疑者周紀作無簡不疑共嚴天威其具故訓字具訓俱俱訓共也孫云言無誠則非疑獄亦不可輕出人罪嚴敬也當共敬天威無輕用刑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刻其穎而裎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古文也今文墨作點鍰作率一作選一作饌辟一作罰○墨辟疑赦云云者墨即點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辟罪也犯點罪者疑則赦而不罰其罰者百鍰必簡閱當其實也大傳云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

之辭者其刑墨白虎通云墨者法火之勝金墨其額也墨作黥鍰作率者周紀云黥辟疑赦其罰百率閱實其罪徐廣注率即鍰也音刷案古罰用銅以爲兵器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說文鍰下云亦[illegible]鍰鋝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鍰鋝下云十一[illegible]銖二十五分銖[illegible]之十三也[illegible]云从金寽聲周書曰重三鋝北方二十兩爲三鋝[illegible]鋝[illegible]勤釋文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馬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illegible]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段云職金疏云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尙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鍰案此益出五經異義今文作率古文作鍰今文說率重六兩古文說鍰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其字其說皆異贖云俗儒者謂歐陽夏侯即大傳之一鍰六兩也大傳鄭注死罪出鐵三百七十五斤亦即六兩之說爾雅者謂小爾雅也小爾雅云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illegible]鄭王以六兩訓鍰此用今文說說古文尙書也馬許則用古尙書說謂鍰即考工記之鋝字馬注考工記云鋝是名當與呂刑鍰同[illegible]此許謂鍰即鋝之所本也王鳴盛云馬既不從古文說而於俗儒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鋝爲證攷工記桃氏爲劍上制九鋝中制七鋝下制五鋝彼注以九鋝爲三斤十二兩七鋝爲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鋝爲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爲一斤則鄭意以一鋝爲六兩大半兩攷工記又有冶氏戈戟重三鋝彼注說文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

鋝為一斤四兩又弓人膠三鋝彼注鋝鍰也彼疏云尚書其罰百
鍰等言鍰此與治氏言鋝鋝與鍰為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
此諸文知鄭意以鍰即是鋝其數當為六兩大半兩必與馬合說
文鋝下引周禮鍰下引周書兩經一義故云鍰鋝也鄭既從之以
解致工記馬注尚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易十一銖二十五分
銖之十三此本尚書古文家說鍰字之義非鋝字之訓今乃人之
鋝字聊存古義其下即纔以二十兩為三鍰然後次以鍰字則許
意以鍰即是鋝俱為六兩大半兩明矣今文說雖脫去大半兩但
云六兩舊為近之較古文說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
鍰僅爲銅三斤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辟亦止用銅三十斤可贖
死罪有是理平一作選者索隱舊本率一作選漢書蕭望之傳張
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
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鋝鋝即鍰也其重十一銖二十
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王鳴盛云史記平準書有白選蘇林
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尚書大傳死罪罰千鐉賤鼓
饁作漢書食貨志作撰音同或作率或作選饌撰皆鋝之異文音
近而假借也一作饌者大傳云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强而天下治
一饌六兩辟一作罰者職金疏引如此見皮云墨辟夏侯歐陽作
墨罰則三家今文於下文劓臏宮大辟等句辟字皆當作罰蓋肉
刑始於苗民堯舜時未盡廢而至治刑措乃以畫象代之所謂象
以典刑也至夏用肉刑然亦未嘗輕用乃制罰以贖罪大傳云夏
后氏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書序以此篇為訓夏贖刑蓋
五刑不輕用故不云墨辟而云墨罰若罪可疑則並不罰赦之而
已故云墨罰疑赦其不可赦者乃罰之六百兩故云其罰百率先

謹案五刑不輕用非廢五刑也言墨辟固無妨於疑赦文義大同史記作墨辟刑或亦有異文作罰者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古文也今文惟倍作倍灑○劓辟疑赦者大傳云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白虎通云劓者法木之窮土劓墨者何其下刑者也劓者劓其鼻也惟倍作倍灑者周紀云劓辟疑赦其罰倍灑閱實其罪徐廣注一作蓰五倍曰蓰段云此今文也灑當讀如釃酒之釃即倍差也五倍曰蓰本孟子趙注其實書之倍差孟子之倍蓰史記之倍灑三字古音相近謂倍之而又不止於倍也差是正字趙以下文云十百千萬故少於十而曰五倍臆說也陳云以下文倍差例之則於倍為二百之數又加十之五二百五十鍰也徐以蓰為五倍則比剕辟有加輕重失倫非其義矣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古文也今文剕作臏○今文剕作臏者周紀如此集解引馬云倍二百為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三分一也大傳云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白虎通云臏者法金之刻木臏者脫其臏也段云凡古文剕字今文作臏考司刑注大傳注皆云周改臏為剕而駁異義云皋陶改臏為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為刖耕觀[illegible]鄭云皋陶改臏為剕呂刑有剕者此據古文言之云周改剕為刖者此據司刑言之臏者白虎通云脫其臏也剕說文作跀云跀也刖說文作跀許鄭皆云斷足也然則臏與剕異制剕與刖制同而異字耳鄭云皋陶改臏為剕謂改其制云周改剕為刖謂改其名但皋陶

既改臏爲剕夏刑用之而今文作臏者司刑注周改臏作剕夏刑臏辟三百鄭此注獨從今文作臏鄭意謂夏刑實用臏至周乃改剕今文得其實古文乃用周制說夏政耳與駁異義說異義不同皮云鄭注周禮是也駁異義蓋未定之說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古文也今文六百鍰作五百率○作五百率者周紀如此徐廣注五一作六大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白虎通云宮者法土之壅水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其勢也段云六百作五百此今文尚書之別本也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古文也今文鍰作率一作饌○鍰作率者周紀如此大傳云降畔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又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隸續二引鈦觽鄭注饌所出金鐵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爾白虎通云大辟法水之滅火大辟者謂死也陳云鄭注云三百七十五斤通合千饌六千兩之數此用今文說也如以鍰重六兩大半兩計之當爲四百十六斤十兩大半兩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墨罰之屬千六句古文也今文剕作臏一作髕罰一作辟○今文剕作臏者周紀如此一作髕者漢書刑法志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

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剕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也甫刑墨罰之屬千剕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益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江云周禮司刑屬各五百合二千五百此云三千者罪之條目歷時輒增同罪而犯者之情事各異則一條輒分數條此時去周公時百有餘年宜其多於周禮也然墨剕倍於其初宮與大辟皆減焉以是差之故爲輕矣此穆王詳刑之意也皮云書序云穆王訓夏贖刑大傳云夏刑三千條是甫刑之五刑三千乃用古法非穆王自造如甫刑爲亂邦之制孔子必刪之矣志又云宜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皆復古刑爲三千章如此則法可畏而民易避則班亦不盡以三千章爲重典也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漢書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罪其屬二百鹽鑯論刑德篇親附之屬甚眾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論衡謝短篇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後漢陳寵傳寵疏曰臣闇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罰一作辟者白虎通五刑篇刑所以五何法五刑也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臏辟之屬五百剕墨辟之屬各千公羊疏引元命包云墨剕辟之屬各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司刑鄭注周改臏作刖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剕墨各千周則變焉所

謂刑罰世輕世重也璐云臏辟三百宮辟五百臏宮之誤據此今文蓋有異本作辟皮云五罰不能包五刑五刑可以包五罰下云五刑之屬則上五句皆當據五刑言若上五句皆作罰則下當云五罰之屬不當云五刑之屬矣豈五刑三千條皆中罰無中刑者乎似作罰之本爲勝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上下比罪三句今文無徵○上下比罪者禮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鄭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上下比與小大比同義無僭亂辭者詩傳僭差也上比下比期當其罪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辭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亂其決獄之辭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勿用不行者既更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有因有革革即不行之謂也若仍用之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戒以勿用也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惟察惟法二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惟察惟法者大傳云聽獄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畏畏思義案大傳益釋此經之義寬之術歸於察不可故縱故經云惟察察之術歸於義勿用非刑故又云惟法法得其宜是義也

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上刑適輕下服古文也今

文適作挾○上刑適輕下服者適之也服與艮通說文治也言當在上刑之科者而其情之輕則以下刑治之下服減等也今文引見下

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下刑適重上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輕重諸罰有權今文無徵○下刑適重上服者當在下刑之科而其情之重則以上刑治之上服加等也適作挾者後漢劉愷傳愷引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李注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與今尚書不同耳段云愷用今文也以策字隸多作筴例之適之為挾恐亦類此書疏云劉以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者為重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為輕并數也蒼劉用今文家說如此輕重諸罰有權者上言刑此言罰言罰之宜輕宜重有權以審酌其平春秋所謂反經而有善者不可執一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刑罰世輕世重三句今文無徵○刑罰世輕世重者荀子正論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故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漢書刑法志引荀子文同後漢應劭傳劭議曰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時化二字唐人避世治

讀改之非有異本○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江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輕重有權隨世制宜齊非齊也荀子王制篇勢位齊而欲惡同物則必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斷章取義不闕經指倫謂倫理猶言條理康誥云茲殷罰有倫謂綱要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古文也今文人作佞○罰懲非死人極于病者表記鄭注懲謂創乂言罰所以懲創之非欲其死而人已極于病矣所當深慎人作佞者王應麟藝文志攷漢儒引尙書佞字曰罰懲非死佞極于病段云佞與人古同部同音如國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佃爲頓大戴公冠篇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民佞爲韻左氏春秋佞夫公羊作年夫皆其證此漢人所引今文也今未檢得出何書皮云今文說盍以佞卽非佞折獄之佞先謙案罰錢所以懲創罪不至死之人但若使佞有口者臨之則變亂是非顛倒輕重其病民亦至極也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非佞折獄三句今文無徵○非佞折獄云云者言口才辨給之人能使因窮於辭則容有辭屈無以自解而枉入刑者故非佞人可以折獄惟良善之人折獄公正不偏無不在中也中論賞罰篇賞重則民徼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恕以得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察因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察辭于差云云者差謂不齊一言因證之辭每

有參差不一折獄者於其辭之參差察之以求其情既得其情非從其辭惟從其情也大傳云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惶賏鞄黔鼓韙多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僞孔叢子以爲說此經之言雖不可據然大傳說有從情從辭二義與經指合故知非從其辭惟從其情也

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哀敬折獄古文也今文敬作矜一作鰥折作哲一作制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今文啟當作開○哀敬折獄者敬當爲矜僞孔本作敬非敬作矜折作哲者大傳引孔子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矜一作鰥者漢書于定國傳贊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段云矜鰥古同音互借借矜爲鰥亦借鰥爲矜漢書作鰥而訓哀矜顏注非也皮云漢書於明悊字作悊此引哲獄字作哲其義當與明悊之悊不同班意蓋以明悊字當從心哲斷字當從口應劭注哲知也失之折一作制者鹽鐵論詔聖篇甫刑制獄則今文折有作制者墨子引呂刑作折以刑緇衣引甫刑作制以刑即其證○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者釋詁胥相也史記平準書索隱引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言當明視刑書相與占度比附之皆庶幾合於中正啟當作開者如開明開呱呱而泣開篇見書可證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其刑其罰二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其刑其罰云云者言其爲當刑與其爲當罰與其務詳核任之勿失中正之道

獄成而孚輸而孚

斷獄成辭而信

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獄成而孚輸而孚今文無徵○獄成而孚輸而孚者下而訓汝言獄成而信則輸汝信也廣雅釋言輸寫也秦策云常以國情輸楚輸猶達也謂讞獄於王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其刑上備二句今文無徵○其刑上備者孫云具列爰書上之勿增減其罪狀也有并兩刑者有所犯之罪難重而其情有可原論其罪當實重典原其情應從末減介於兩刑之間者則并兩刑而上之以待決於朝御覧刑法部引鄭注大傳云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犯數罪以上猶以一罪刑之一本罪作縣之皆假隨訓註皮云鄭注之意蓋以五刑雖並列爲數而犯罪則惟科其重罪之一而輕罪不更科後世有具五刑者非古并兩刑法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

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以儆之○王曰五句今文無徵○王曰云云者伯長也官長謂司政典獄族姓謂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朕言及獄甚多畏懼下乃申言其故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朕敬于刑二句今文無徵○朕敬于刑云云者言朕言所以多懼者朕甚敬於刑之故也欲有德於民其惟刑乎謂慎刑則人被其德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

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今天相民作配在下今文無徵明清于單辭今文當與古文同○今天相民云云者釋文相馬云助也言今天佑助我民作之君以配天在於下土責任重矣可不愛民以答天乎今文當

同者後漢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愼罰明察單辭引經而微易其文非有異本朱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李注單辭謂無證據書曰明清于單辭案單辭謂一偏之言下文兩辭爲兩造之言相對成義聽一偏之辭上明且淸不爲所惑則聽兩造之辭更無不明淸矣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淸則民治○民之亂二句今文無徵○民之亂云云者釋詁亂治也言民之治無他道惟在聽獄兩造之辭無不得中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今文無徵○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者或之言有也取貨於獄以成私家之富是私家于獄之兩辭也無有如此者則民之治可決矣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獄貨非寶今文與古文同惟府辜功今文無徵報以庶尤古文也今文尤作訛○今文同者大傳云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矯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潛夫論班祿篇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爲寶者也皆今文同之證惟府辜功者漢書司馬遷傳智之府也顏注府者所聚之處也辜罪也以貨爲寶惟以府罪知其非寶惟以府功尤作訛者王應麟藝文志攷漢儒引尚書異字報以庶訛是今文作訛說文訛罪也引周書此文同與今文合庶衆也報之以衆罪是天所罰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敎命使不中

不中則天罰之○永畏惟罰三句今文無徵○永畏惟罰云云者言長久可畏者惟天之罰非天道不中惟人有以召之在其行政之命令不中耳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天罰不極二句今文無徵○天罰不極云云者釋詁令善也天罰不至極則庶民不知畏懼罔有善政在於天下矣有苗民絕世之罰然後庶民不敢濫刑有寶貨降誡之罰然後庶民不敢鬻獄天罰可畏惟圖令政以答天心耳對天言則在下者以庶民統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為之中正平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王曰六句今文無徵○王曰嗚呼嗣孫者詔幾內幾外諸侯永戒其後嗣也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者與上今往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同一句例非者反言之言自今以往何所監視非此立德於民之中乎上云有德惟刑又云惟良折獄罔非在中所謂德于民之中也尚明聽之哉者言庶幾皆明以聽獄也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于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哲人惟刑四句今文無徵○哲人惟刑云云者吳志步隲傳隲上疏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言擇哲人而任之乃能思惟愼刑是平心專意惟刑之謂也詩傳疆竟也慶善也周禮鄭注屬猶合也五極五刑之中言雖有無竟之獄辭哲人必反

覆審詳使合於五刑之中能皆合於中則必有善慶矣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句令文無徵○受王嘉師云云者釋詁嘉善師衆也言好百姓矣王穆王自稱言有邦有土者皆受王之民而牧之當監視於此告爾之詳刑也祥當作詳說見上後漢仲長統傳續呂侯之祥刑祥亦詳之誤呂當作甫後人以古文改之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受王嘉師二嘉師若今俗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文侯之命 平王命爲侯伯○書序平王賜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史記晉世家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駟介百乘徒兵一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路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又自序云嘉文公賜珪鬯作晉世家第九新序善謀篇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鄭晉侯以師遵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其後三年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賜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先謙案書序釋文云馬本無平字是馬說當與史記同不以爲平王鄭說與僞孔同蓋有別本後漢丁鴻傳永平十年召見說文侯之命篇丁用今文當無異義李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亦非

王若曰父義和 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王若曰父義和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晉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書疏引鄭云義讀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案以義和爲字是也馬說未圓鄭義迂迴又於和字無解

丕顯文武克愼明德 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愼

顯用有德○丕顯文武二句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晉世家作丕顯文武能慎明德克能故訓字丕顯文武者丕大顯明也言大明哉文王武王也克慎明德者康誥云克明德禮大學君子先慎乎德慎德斯明德矣故云克慎明德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古文也今文升作登敷一作鋪一作傳惟作維王作武○昭升于上者集解引馬云昭明也上謂天升作登者晉世家作昭登于上班固典引云昭登之績蔡邕注引尙書曰昭登于上又邕太尉汝南李公碑云鬱鑠之美昭登于上段云此今文也凡古文作升今文作登如高宗彤日升鼎耳而雊史漢升皆作登喪服鄭注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今之禮皆以登爲升譌騙𨾊𢭃㑆騰證俗誤已行久矣然則二字古通三體石經昭作邵○敷聞在下者集解引馬云下謂地今文同者晉世家作布聞在下敷布故訓字禹貢篠簜既敷夏本紀作竹箭既布是其例也典引云昭登之續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宏段云鋪聞卽敷聞也書以文武爲上襄王爲下班以堯爲上漢爲下此今文說也蔡邕太尉楊公碑敷聞于下昭升于上敷升字與今文不合後人所改一作傳者後漢東平憲王傳傳聞在下凡古文作敷今文多作傳禹貢禹敷土洪範用敷錫厥庶民皇極之敷言史記皆作傳堯典敷奏以言皋陶謨敷納以言漢書文宣成紀皆作傳是其證○惟作維王作武者晉世家作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上言文武下不當單舉文王今文是也釋詁時是也詩傳集疏

也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

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亦惟先正克左右今文與古文同昭事厥辟今文無徵○亦惟先正克左右者魏志武帝紀注引鄭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今文同者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顏注周書君牙之辭段云僞古文君牙永所不見永正引文侯之命耳江云左右助也先謙案永下云左右正則左右不訓作虛字克任也言先正任左右親臣之職昭事厥辟者昭明也明事其君與詩昭事上帝同義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越小大謀猷三句今文無徵○越小大謀猷云云者越魏三體石經篆作粤於也猷與猶同禮緇衣引君雅曰爾有嘉謀嘉猷鄭注猶道也釋詁率循也肆故也詩箋懷安也言先臣於善謀善道無不循而從之庶政惟和故先祖安於其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遺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隤隕○嗚呼三句今文無徵○嗚呼云云者釋詁嗣繼也釋言愆過也過猶責也言痛我小子繼位而遺天之大責僞傳我小子遺天大罪過疏引王曰遺天之大愆段云造字王孔皆訓遺此必今文尚書作遺故用以注古文也於大誥呂刑知之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殄資澤于下民二句今文無徵○殄資澤于下民云云者釋詁殄絕也純大也詩傳資財也孟子趙注澤祿也風

俗通戎兇也言下民之財蔽皆爲之殄絕外夷侵彼兇禍我國家甚大指謂王子帶以翟人入周事**即我御事罔或**

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所以遭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

○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古文也今文或作克俊作咎服作躬予則罔克今文無徵○即我御事云云者釋詁孫注即猶今也御事治事之臣或有字通耆壽謂老成俊謂賢才服事也言卽今治事之臣無有老宿賢材任其事者或作克俊作咎服作躬者漢書成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注文穎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耆壽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顏注咎在厥躬平王自謂故帝引之以自責耳予則罔克者克能也言予則自愧無能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侍諸侯○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古文也今文作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曰惟祖惟父云云者釋詁伊維也綏安也積功也我意謂祖行父行之諸侯其維收恤我身嗚呼有功於我一人則長安在位矣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者周紀如此恤朕身承上父義和言之躬身故訓字釋詁績繼也言文公能收恤我身繼令我一人永其在位功莫大焉故歎而美之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重稱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奬之○父義和二句今文無徵○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者顯祖

顯名之祖蓋謂唐叔虞言能光昭其顯祖之業昭舊作紹唐石經作昭阮校勘記以作紹爲誤段云魏三體石經篆隸汝皆作女知今本作汝之誤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爲孝○汝肇刑文武三句今文無徵○汝肇刑文武者釋詁肇敏刑法也文王伐密莒黎崇武王誅紂誡圖五十有戲亂之功今文公逐翟人誅叔帶以安王室是敏於法文武也○用會紹乃辟者用以也會謂合諸侯釋詁紹繼辟君也乃辟襄王自謂言文公以會合諸侯繼續汝君之王位謂納王也○追孝于前文人者以宗廟祭祀言翟人之難王避居鄭享祀廢墜文公納王然後宗廟血食故特言此以大其功俞樾云追孝乃古人常語古鐘鼎款識每有追孝之文追敦云用追孝于前文人語與此同楚良臣余義鐘云以追孝先祖鄀遺敦云用追孝于其父母亦與此文義相近又都公敦云用享孝于乃皇祖于乃皇考陳逆簋云以享以孝于大宗享孝並言可知所謂追孝者以宗廟祭祀言也禮祭統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追孝即追養繼孝之謂

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戰功曰多言女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敉周誅犬戎汝功我所善○汝多修三句今文無徵○汝多修者司勳鄭注戰功曰多引司馬法云上多前虜詩傳修長也言文公之戰功利賴長遠也扞一作斁說文斁止也从攴旱聲周書曰斁我于艱段云斁扞古今字眾經音義引說文捍止也又引說文扞止也蓋謂捍扞皆即斁之別體釋詁嘉美也言能捍衞我於艱難如汝之功朕實嘉美之

王

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眾安汝國
王曰云云者釋詁師眾也言歸國見內上下○王曰四句今文無後○
汝百姓覲禮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用賚爾秬鬯一卣黑黍曰秬釀以鬯草
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用賚爾
秬鬯一卣今文當與古文同○今文當同者晉世家云秬鬯一卣
圭瓚閃見說文賚賜也从貝來聲周書曰賚介秬鬯段云介爾古
今字秬下云鬯或从禾作秬疑壁中古文當是作鬯轉寫易爲秬
耳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書
射藏示子孫○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古文也今文盧矢
百當作盧矢千盧一作驢○百當作千者晉世家云彤弓矢百旅
弓矢千閃見左僖二十八年傳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
矢千與史記合則作盧矢百者非也彤盧弓皆一據此經及史記
左傳推之可知盧一作驢者楊雄法言如此閃見段云書疏盧作
玈旅字凡六見且曰彤字从丹玈字从玄故彤亦玈黑也據此知
尚書經傳皆本作玈今經傳作盧者未知孔疏本與釋文本所據
有異抑陸本亦作玈天寶初改作盧而音義玈字爲宋開寶中所
删也凡訓黑之字作驢見說文經傳多假盧爲之如公羊定四年
傳何注作盧弓漢書王莽傳盧弓矢是也法言五百篇彤弓驢矢
與說文合驢之異體作玈左僖二十八年文四年傳皆云玈弓矢
千其字从玄旅省聲而非古字也古音旅盧無魚模斂侈之別如
盧卽盧聲可證古字假旅爲驢魏三體石經遺字旅旅二文一篆
一隸卽此經盧字廣雅釋器訓黑之字廿九而有驢無玈則魏時

無㫃字信矣左傳音義云㫃本或作旅此正古本之善轉以爲非詩彤弓音義亦云㫃本或作旅字者非皆陸之疏耳魏石經隸體不用㫃字則起於魏後昧於假旅之指而改從玄旁爲傳合也說文無㫃字孔疏云誤文旅从玄似誤

馬四匹馬供武用四匹日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馬四匹今文無徵○馬四匹者晉世家云賜大路戎路駕四馬則馬四匹即大路之服也曲禮疏引含文嘉云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戉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賜大路虎賁弓矢秬鬯是九賜已有其四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父往哉四句今文無徵○父往哉云云者命往歸國也釋詁柔安也柔遠能邇謂安遠如邇古能與而而與如字通其在近之小民則務加以惠愛而康定之無荒怠而自安寧周書謚法解好樂怠政曰荒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當簡核汝所任愛治汝都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簡恤爾都二句今文無徵僞傳不言鄙云云用鄭說○簡恤爾都云云者書疏引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釋詁簡大也說文恤收也言大收恤汝國都之衆以終成汝顯著之德也

費誓第三十一

費誓

費魯東郊之地名○書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史記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末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魯集解引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駰案尙書作粊索隱云尙書作粊誓今尙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即肸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於肸地書眾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獻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段云說文粊惡米也从米比聲周書有粊誓篇韻引說文作粊譌字釋文五經文字不誤粊即粃或體雍氏禮曾子問[illegible]賁鄭注皆作粊誓肸鮮獮三字雙聲鮮音一讀如斯獮古音如徙故與肸音近蓋許鄭從古文作粊史記用今文作肸也據裴駰司馬貞唐初尙書本尙作粊衛包用司馬貞粊即魯鄭季氏費邑之陋說攷爲費字[illegible][illegible]作陳鄂又改釋文之粊爲費耳王鳴盛云粊爲魯東郊地應在今曲阜而已無攷唐人改爲費春秋初費自爲國左隱元年傳費伯率師城郎是也後併於魯爲季氏邑漢爲縣屬東海故城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百里後人疑作誓之地在此非也大傳云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遂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役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秋取嘗何以也習閑也習閑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職闕不可空習故於蒐狩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已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也取命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也所以貫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卿之取也於圍中勇力之取也於澤揖讓之取也鄭注取

禽嘗祭澤射宮也陳云傳文專釋鮮字此鮮誓之傳也案馬鄭古文書序此篇列呂刑文侯之命前今文不可攷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公曰嗟人無譁聽命今文無徵○公曰嗟人無譁聽命者釋名嗟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書疏引鄭云人謂軍之士眾及采地之民說文譁讙也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敘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今文無徵○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者言命往征此淮夷且有徐戎並起爲亂也淮夷不言興徐戎不言征互文見義淮夷者詩傳云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徐戎者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戎取徐州郡國志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孫云魯世家淮夷徐戎反與管蔡同時叛見其上文云周公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周紀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又云旣黜殷命襲淮夷在豐作周官是伯禽伐淮夷在管蔡以殷畔之時周公伐淮夷在歸政踐奄之後但伯禽封魯據雜諸經文及惟告周公其後則在七年歸政之時此云即位後有管蔡淮夷等反殊不可解史公從安國問故又用伏生所傳今文故說有歧異後漢東夷傳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戎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征之此疑今文說則魯公征徐戎在穆王時故編篇於顧命後呂刑前也皮云孫說謬此篇伏生今文雖不可考而史記作肸一作鮮與大傳合對

史公以淮夷徐戎反與管蔡同時卽伏生今文說也論衡儒增篇說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爲患害王充用歐陽說與史公說同四國者管蔡商奄也伯禽就封於魯在管蔡流言時史公之說明甚而成王又於七年歸政時封伯禽爲魯公後者周紀云武王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日魯是魯於武王時巳受封其時周公在朝使何人守國不可攷至三監畔乃使伯禽就封然其時國猶周公之國伯禽不過代攝國事周禮凡諸侯之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伯禽卽位蓋亦如是其制猶後世之監國也及公致政當就國成王留公輔政乃加封伯禽以大國命爲公後於是公不之魯魯爲伯禽之國伯禽爲魯始封祖故伯禽稱魯公史記多用今文則伏生今文亦當如史公說魯之封國在武王初定天下時不在七年歸政後孫讀史記不熟何反以史公說爲歧異乎若後漢書並無魯公征徐戎之事豈可傳會以爲今文孫氏之疑蓋拘於書序編次不知馬鄭書序與史記所載今文書序多不合必非孔子之舊史記用書序作辨與大傳合而與古文作柴不同此史記用今文書序之明證若專據馬鄭書序以定先後之次則蔡仲之命明屬成王封蔡仲時事而馬鄭書序亦列於穆王之世柴誓之前豈亦可傳會爲穆王事乎伏書二十九篇雖可攷定而其次序無以定之書序有今古文不同據史記說君奭當在康誥前據漢書說洪範當在微子前此今文攷序之略可攷者史公以辟誓在周公攝政時似亦不應列此惟今文編次不可盡曉未敢以意更定耳

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

言當善簡汝甲鎧胄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〇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古文也今文作陳爾甲

冑無敢不善○善敹乃甲冑云云者書疏引鄭云敹謂穿徹之敿猶繫也弔至也至猶善案甲冑告以革爲之穿徹謂縫綴也說文敿繫連也从攴喬聲周書曰敿乃干至謂至於軍所陳爾甲冑無敢不善者魯世家如此說文敹擇也从攴朿聲周書曰敹乃甲冑夏小正云陳筋革者省兵甲也省亦擇也是陳有擇義史記敹上無善字以善代弔亦訓弔爲善與鄭意同也段云采从网米聲或省卢作束然則敹字古音不讀如了彫切當讀如彌綸之彌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備乃弓矢四句今文無徵○備乃弓矢云云者備與葡同說文具也廣雅釋詁鍛椎也礪俗字當爲厲火錬用椎磨厲用石說文鏠兵耑也鋒省字刃刃堅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

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今惟淫舍牿牛馬今文無徵○今惟淫舍牿牛馬者書疏引鄭云牿爲桎梏之梏施梏於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此讀牿爲梏而易其字也說文牿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牿牛馬段云大徐本無淫舍二字小徐本有淫舍此轉寫奪之或據說文以改周書此爲顛倒見先謙案釋詁淫大也釋詁郭注舍放置也今惟大放置牢中牛馬使得散牧說文義較長

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擭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穽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敜之無敢令傷所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杜乃擭敜乃穽牿之傷汝則有常刑今文無徵無敢傷牿今文與古文同○杜乃擭敜乃穽者書疏引鄭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

其中以遮獸擭柞鄂也雍氏云秋令塞阱杜擭鄭注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咢也堅地阱淺則設柞咢於其中書粊誓曰敷乃擭敜乃阱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杜本又作敷是古文有杜敷兩作大傳云擭捕獸機檻書疏云檻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鄭以擭爲柞咢者雍氏疏云或以爲豎柞於中向上咢咢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咢也機但渾言之柞咢乃寘指其物非異義說文敜下云塞也从攴念聲周書曰敜乃穽阱下云陷也穽下云重文阱穽捕小獸不施機與擭異魯語鳥獸成設穽鄂穽鄂猶擭穽也所以杜擭敜穽者便放牧牛馬也無敢傷牿者魯世家如此明令古文同所謂牿者即出牢而放牧之牛馬承上文牿牛馬之文故此不更言牛馬直以牿言之而文義自明又云牿之傷汝則有常刑亦謂施刑於傷及牛馬之人耳若以爲傷牛馬之牢則有刑非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其風三句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魯世家如此集解引鄭云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案左僖四年傳賈注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相誘則追逐而走逸臣者公羊宣十二年傳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何注刈草爲防者曰廝汲木爨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故鄭以廝役之屬言之雖賤役皆必有統屬左昭七年傳隸臣輿輿臣僕僕臣臺此臣義同也妾者墨子備城門篇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是軍中有女子書疏云古者或以婦女從軍也說文逋亡也越踰也逐追也雖有此事毋

得踰越部伍而追逐恐亂行列也段云經言無敢者六惟越逐作勿敢唐石經及注疏本皆然今坊本作無敢者誤**祇復之**

我商賚爾眾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祇復之今文與古文同我商賚爾今文無徵○今文同者魯世家作敬復之以故訓代經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振改云作振者今文也盤庚篇震動石經作祇勤皋陶讀祇敬夏本紀作振敬無逸篇祇懼魯世家作震懼祇振詁之轉○我商賚爾者言以人物還其故主者我量度賜賚之釋文商徐音章段云此舊音也漢書律歷志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白虎通云商之爲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齡隸韓史漢貨殖傳千章之楸木千章如淳注舊將作大匠主材吏名章曹掾百官公卿表將作大匠屬官有東園主章皆謂能度材爲章也章度乃周漢古語商度即章度不讀尸羊切匡謬正俗云或問曰今市井之人謂算料量度爲章估有何義荅曰周書衆誓云我商賚汝孔傳云商度徐仙民音章然則商字舊有章音章估即商估也謂度其貴賤當其大小所堪爾**乃越逐**

不復汝則有常刑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汝則有此常刑○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今文無徵**無敢**

寇攘踰垣牆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無敢寇攘踰垣牆古文也今文垣牆作牆垣○作牆垣者魯世家如此集解引鄭云寇劫取也因其失亡曰攘釋詁儴仍因也攘儴字同**竊馬牛誘臣妾汝則**

有常刑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竊馬牛三句今文無徵○竊馬牛誘臣妾云云者説文羨相誠

呼也重文作誘**甲戌我惟征徐戎**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甲戌二句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白虎通誅伐篇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詞也尚書曰誓以爾東征誅祿甫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魯世家作而征徐戎倂入下文甲戌築下**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皆當備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峙乃糗糧無敢不逮今文與古文同乃作爾汝則有大刑無汝則字古文糗糧一作餱粻○乃作爾者魯世家作峙爾芻茭糗糧楨榦無敢不逮史公以芻茭糗糧楨榦倂入峙爾爲一句列魯人三郊三遂下峙當爲峙轉寫之誤下同釋詁峙具也卽說文偫字說文糗熬米麥也釋詁逮及與也今文無汝則字者魯世家作有大刑倂人末句或本無或史公猾之集解引馬云大刑死刑也古文一作餱粻者說文餱乾食也从食侯聲周書曰峙乃餱粻釋言郭注粻糧也**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總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榦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魯人三郊三遂四句古文也今文遂作隧乃作爾魯世家集解引王肅云東郊留守故言三僞傳與之同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遂作隧者魯世家作魯人三郊三隧遂隧字通匠人廣二尺深三尺謂之隧釋文隧本作遂是其證禮王制疏引大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正此篇之傳鮭臘韯鼎引鋪韂云傳軒邊射謚魯國百里則郊當在二十里之外遂又在其外也孫云釋地邑

外謂之郊王制鄭注郊鄉界之外者也遠郊之外曰遂大司馬云凡制軍大國三軍魯大國宜爲三軍小司徒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徧境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左成元年傳疏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今此淮夷徐戎兩寇並發其勢甚急故悉起鄉遂之兵應之尚不至總徵境內也王肅謂東郊留守故不言四郊非○乃作爾者魯世家作峙爾楨榦統於峙爾糗糧句已見集解引馬云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凡築牆及城者以繩束板置於兩旁更暨木於其兩首乃取土實其中而築之楨是其兩首之木故云在前榦則其兩旁之板也甲戌我惟築者魯世家作我甲戌築而征徐我以上文我惟征徐戎併入此甲戌下此皆史公檃括錄之也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無敢不供三句今文無徵○無敢不供者段云供本作共衛包改也釋文共音恭開寶中又改大字作供此與召誥用共王能祈天永命無逸惟正之共同也○汝則有無餘刑非殺者書疏引鄭云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隸舂槀不殺之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先鄭注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司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禮檀弓杞梁妻云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

然則周之刑法軍人有罪固有沒入妻孥者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古文也今文遂作隧乃作爾多作及無汝則字○遂作隧者此魯人三郊三隧魯世家統於上句乃作爾者魯世家作峙爾芻茭統於峙爾糗糧句賊引書疏引鄭云茭乾芻多作及者魯世家作無敢不及孫云芻茭不至牛馬不得食不可以戰故有大刑若及而不多不應云大刑也當從史記多與及相似而誤無汝則字者魯世家作有大刑總括上句劉坿皮云禮曾子問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時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疏云周公致政之後成王卽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據史記此篇之作在周公居攝時疏云母喪是也而以爲周公致政之後則與史記不合蓋亦惑於周公致政乃封伯禽之文不知公居攝時伯禽已就封也江聲以爲當次亳姑事在周公薨後尤非是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秦誓貪鄭取敗悔而自誓○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史記秦本紀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

三日乃誓於軍史公用今文說與書序以爲在師敗還歸之後左傳以爲在釋歸三帥之時不同公羊文十二年傳何賢乎秦繆公以爲能變也荀子大略篇春秋賢穆公能變楊倞注謂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言敗於殽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中論修本篇人之過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誓其羣臣通稱士也○公曰嗟今文與古文同我士聽無譁今文我士作士卒○公曰嗟我士聽無譁者書疏引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言士者舉中言之今文同者白虎通號篇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何以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何以知諸侯得稱公尚書曰公曰嗟公謂秦伯也秦紀作乃誓於單曰嗟我士作士卒者秦紀作士卒聽無譁以此時誓于軍中也

予誓告汝羣言之首眾言之本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文也今文予作余無羣言之首四字○予作余無四字者秦紀作余誓告汝禮曾子問今之祭者不首其義鄭注首本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古人有言曰二句今文無徵○古人有言曰云云者釋詁訖止也盤樂也釋言若順也穆公述古人之言謂民性喜承順惡違忤止以自順其意是爲多樂耳論語孔子引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與此古人之言合俞樾云盤與般通說文般辟也多般猶多辟詩板民之多辟鄭注民之行

多爲邪辟民訖自若是多般言民盡自順其意故多辟也於義亦通**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己有非惟受人責卽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責人斯無難三句今文無徵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

死及之無所益○我心之憂今文無徵日月逾邁若弗云來今文當與古文同○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者呂覽高注逾益也釋言邁行也詩傳云旋也言我心之憂日月行疾如不旋來者恐天不假年改過不及隸古定本云作員書疏云員卽云也則本是員字衛包改云爲員下雖則員然同囷學紀聞云周益公格[illegible]云唐賦多用員來讀秦誓正義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段云周猶未悟云係衛改漢書韋賢傳顏注引作員說之曰員與云同顏時未經衛改也今文當同者後漢傅毅傳迪志詩云日月逾邁豈云能復豈云能復卽若弗云來意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惟古之謀人今文當與古文同則曰未就予忌今文無徵○今文當同者秦紀云古之人謀無惟字省文謀人作人謀蓋傳寫倒誤史公舉括誓文可爲今古文同之證疑此時蹇叔已死杞子等尙存故以蹇叔爲古之謀人事具左公羊傳則曰未就予忌者說文惎毒也从心其聲周書曰來就惎惎段云來是未之誤惎上當脫予字下惎字下當有脫文如圖升雲半有半無塱疾惡也莫席纖窮席也皆引書而釋之與其字之本義不必合攷惎字在左傳有訓毒者如惎閒王室惎澆能

戒之是也有訓教者如惎之脫扃西京賦天啟其心人惎之謀是
也教之訓則惎與誋同毒之訓則惎與忌同略同說文蓋作周書曰
未就予惎其教也而脫誤與惎忌同部同音壁書作惎說古文者
讀爲誋忌蓋誋之省與俞樾云廣韻惎教也一曰謀也未就予惎
者未成我之所謀也惎之訓謀蓋古訓也釋詁基謀也王篇諆謀
也惎與惎諆並聲近義通先謙案訓惎爲教是也言古之謀人反
以爲未就予教孟子所云好臣其所教
不好臣其所受教也俞訓惎爲謀亦通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
以取破敗○惟今之謀人二句今文無徵○惟今之謀人云云者
今之謀人指杞子輩其時向存者詩傳姑且也
言不可信之謀人我且將以爲親厚我而從之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
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雖則云然今文無
微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今文當與古文同罔一作無一髮下
多之言二字○雖則云然者漢書韋賢傳李尋傳顏注並引作員
然衞包未改本也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者顏注引猷並作猶
歆猶同字言雖則如是自今以後庶幾猶詢謀此黃髮之人則無
所過失矣詢俗字當作侚釋詁云謀也詩南山有臺遐不黃耇傳
黃黃髮也疏引釋詁舍人注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今文當同者
秦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愆過故訓字史公檃括上下經文韋賢
傳韋孟諷諫詩云追思黃髮秦繆以霸又云咢咢黃髮李尋傳尋
說王根曰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論衛狀留
篇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魏志管甯傳注引明帝詔曰以秦繆之

賢猶思誚於黃髮蜀志秦宓傳宓薦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故書美黃髮皆用此經文漢官儀賜帝策曰張禹三世在上黃髮罔愆是今文亦作罔罔一作無者新序雜事篇秦穆公敗其師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圖也王應麟藝文志攷漢儒引尚書異字亦作無皮云今文三家異字作無猶康王之語乃心罔不在王室今文作無不在王室也史記亦云則無所過愆一作諐者張超誚青衣賦云秦繆思諐故獲終吉李尋傳顏注引秦誓則罔所諐是唐初尚有從籀文者一多之言二字者新序引作黃髮之言俔漢書息夫躬傳丞相嘉曰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註謨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所引黃髮下亦有之言二字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勇武番番之良士雖眾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番番良士旅力既愆今文與古文同番番一作皤皤我尚有之今文無徵○番番良士云云者江云秦紀云黃髮番番以番番屬於黃髮則番番爲老人狀貌說文皤老人兒也从白番聲此番番當讀爲皤皤詩嵩高申伯番番傳番番勇武兒僞孔據之以解此經案云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則不以勇武爲尚豈猶稱美其勇武乎僞傳非也詩傳良善也旅膂省文說文呂脊骨也或作膂廣雅釋詁膂力也王念孫云膂力一聲之轉詩箋尚猶也言番番然白頭之善士膂力既過我猶有之今文同者史記自序云番番黃髮爰饗營丘與秦紀黃髮番番同後漢王梁傳建武七年詔云旅力既愆皆其證番番一作皤皤者漢書敘傳營平皤皤主功主論後漢樊準勸崇儒學疏云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之良正用經文

仡仡勇

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仡仡勇夫今文與古文同

古文一作訖訖射御不違我尚不欲今文無徵○仡仡勇夫云云者說文仡勇壯貌从人气聲周書曰佇佇勇夫古文一作訖訖者單行本釋文云馬本作訖訖無所省錄之貌公言壯勇之夫射御皆合法度無所違失我猶不欲用之左僖三十三年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此勇夫卽謂超乘者寡謀取敗故公追悔之云非我所欲也今文同者李尋傳尋說王根云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此今古文同之證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惟察察便巧善爲辨佞之言使君子囘心易辭我前大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惟截截善諞言三句今文作惟諓諓善竫言竫一作靖一作靜諓諓一作羑羑辭作怠皇作況昧昧我思之今文無徵○惟截截善諞言者釋文截馬云辭語截削省要也諞馬作偏云少也詞約指明大辯佞之人今文云云者公羊文十二年傳稱此誓之辭云惟諓諓善竫言何注諓諓淺薄之貌竫猶撰也李尋傳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竫劉向九歎讒人諓諓孰可愬兮王逸注諓諓讒言貌引尚書諓諓竫言鹽鐵論國病篇諓諓者賊也論誹篇諷疾小人諓諓面從以成人之過也後漢書樊準勸崇儒學疏云習諓諓之辭國語范蠡曰又安知是諓諓者乎韋注諓諓巧辯之言賈逵注諓諓巧言也廣雅釋訓諓善也皆本今文竫一作靖者潛夫論救邊篇諓諓善靖俾君子怠一作靜者楚詞九辯王逸注靜言諓諓而無信諓

識一作戔戔者說文戔戔賊也周書曰戔戔巧言段云說文殘賊也是戔殘同易束帛戔戔子夏傳作殘殘引周書者秦誓今文也今文尙書作戔戔靖言說文無識字葢治經者加言旁耳戔識靖埒古文同音通用周書曰戔戔句絕下當云戔戔巧言也如引商書日圍下文云圍者升雲半有半無後人轉寫脫去複出之戔戔字及也字非巧言爲埒言之駁文也皮云堯典其工靖言一作靜言是靖與靜通史記以故訓改爲善言是靖與善同義論語異乎三子者之撰鄭訓撰爲善何注埒猶撰也與鄭義同然則善埒言即善言善言即巧言非善惡之善○辭作怠者公羊文十二年傳傳君子易怠何注俾使也易怠猶輊情也段云易怠曇字易讀如素問解佞之佞疏云易爲怠情非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潛夫論救邊篇俾君子怠皆用今文○皇作況者公羊文十二年傳而況乎我多有之段云石經今文尙書無皇曰今日耽樂作毋兄曰則皇自敬德作則兄曰兄即今文況字與我皇多有之作況乎我多有之合然則作皇者古文作說者今文也徐彥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然則此傳成於伏生書巳出之後戴說可信非公羊高成之也尙書大傳皇於聽獄平此假皇爲矧況字也公羊傳而況乎我多有之此假況爲皇瑕字也皇況互借而況乎我多有之猶言而何服我多有之也○昧昧我思之者江云昧昧深思之意穆公追悔不及中心鬱結若昏昧不明故云昧昧也秦紀云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則昧昧我思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僞傳以此文上屬非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

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
之臣雖無他技藝其心休休焉樂
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古文也令文作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
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一作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
休能有容古文斷一作留○古文斷一作留者說文斷下云截也
从斤劉劉古文絕留下云古文斷从亘古文叀字周書日留留猗
無他技釋文引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慈者禮記釋文引鄭云斷
斷誠一之貌他技異端之技也休休覺容貌若有一介臣云云者
禮大學引秦誓如此釋文一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尙書釋文
介字又作个音工佐反王鳴盛云說文無个字公羊傳引作介後
漢杜詩傳一介之才李注引書亦作介則作个非也皮云大小藏
記傳自夏侯始昌與大夏侯同師則大學所引是令文个郎介之
別體不當讀爲篇公羊傳作一介是令文本作介東觀漢記建武
元年詔曰故密分卓茂東身自修執節悖固斷斷無他其心休休
焉後謨卓茂傳論曰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又謝粥傳粥上封
事日令之因公惟司空劉寵斷斷首善皆用令文惟一介云云者
公羊傳如此何注一介猶一槃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休休美大親能有容能含容賢者
逆耳之言案公羊所引與大學咯異或所據本不同或省文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
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人之有技六句古文

也今文如作若是作寔○如作若是作寔者大學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鄭注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為彥彥或作盤案盤與般同大也不啻不但也言語不盡好之之意

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眾民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國○以保我子孫二句古文也今文保上有能字職作尚○今文云云者大學云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鄭注黎眾也尚庶幾也論衡刺孟篇尚書曰黎民尚亦有利哉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段云此今文尚書也子孫上屬黎民下屬為句依此為長書疏非也王引之云大學引秦誓曰尚亦有利哉尚書亦當為亦尚今秦誓作亦職職尚皆主也與亦尚一人之尚同義皮云王說是也論衡引經亦當作亦尚作尚亦者傳寫之誤後漢魯恭傳恭上疏曰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末用此經文淮南高注廣雅釋詁並云尚主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

見人之有技藝赦冒疾害以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人之有技四句古文也今文冒作媢達作通○冒作媢達作通者大學云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鄭注媢妒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怫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於君也案大學作媢是此經作冒省借疾同候說文候下云妒也或作嫉妒下云妒也達作通與今文尚書合禹貢顧命等篇皆可證

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

我子孫衆民亦曰危殆哉○是不能容三句古文也今文是作寔○是作寔者大學云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鄭注殆危也案寔是古通用據論衡所引此黎民亦下屬爲句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

杌隉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危曰由所任不用賢○邦之杌隉二句今文無徵○邦之杌隉云云者說文隉危也从皀从毀省徐巡以爲隉凶也賈侍中說隉法度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夙隉讀若虹蜺之蜺段云徐巡傳古文尚書此古文說也賈訓法度如其說則杌字連隉爲文當是法度建立兀然之意班則今文說也夙石山戴土也言邦之不安爰自一人爲之公自責故云然

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國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邦之榮懷二句今文與古文同○邦之榮懷云云者吾語韋注榮樂也釋詁懷安也詩傳慶善也言邦之樂安亦主一人之善也今文同者白虎通號篇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公之霸也孫云班氏據此經文知秦穆公之霸是謂榮懷之言當在敗晉報怨之後則是今文說與史記同義也